

散文

随笔

避寒海南

陈勤康

初冬乍寒,我这个老候鸟来到了海南,迎接我的是天蓝地绿,白云悠悠。暴雨袭来,雨打芭蕉,转瞬即风和日丽。身着背心短裤的人们在树荫下行走,空气中弥漫着海风的湿气。大海离我的居室只有一箭之遥,站在阳台上向北望去,海天一色,十分壮观,南望楼房林立,绿树葱茏,下看不时有三三两两的老人走过,有时也看到坐着轮椅的老人被子女推着散步,还不时见手拄拐杖的患者蹒跚练步……

陌生并不陌生,人们三五成群相约到海边散步。走在金黄色的沙滩上,看无边无际的海岸,眺望那海天一线的胜景,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!清晨,看捕鱼者收网归来,傍晚,潮退石现,人们挽起裤腿,足采岩石翻找螃蟹,时而也看到一两两勇敢者带着救生圈在海中遨游,此景此情美不胜收,被人们摄入了相机、手机。

在海南,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一经交流,亲热无比。散步中,我遇到了86岁的穆云彩老人,他一生都在修铁路,奔走于大西北大西南的山水之间,居无定所,备受艰苦。还遇到了河西走廊的朱老汉,他在天寒地冻的新疆和甘肃从教50多年,如今年老体衰,经不住寒冷的侵袭。我还遇到了许多患有高血压、呼吸道疾病的老人,来到海南后,有的症状消失,不再吃药或者减半服药,我的切身感受是血压不高了。

来这里过冬的人群中,既有扛过枪打过日本鬼子的老战士,也有造汽车的、造飞机的、挖石油的、修铁路的高级工程师和工人,还有桃李满天下的教授、教师。他们既非寒士,也非富门,在战争年代、建设年代为国家出过力,吃过苦,南征北战,居无定所;困难时期,几代人同居一室。如今人住通透明亮岭南式建筑风格洋房,自然高兴。彼此攀谈起来,喜形于色,争先夸赞儿女的孝道,原来这些住房大都是儿女买下的。我不胜感慨,心想:中国孝子多,这里的老人真有福气!

今年全国奇寒,31个省市普降大雪,只有海南无雪。祖国一片寒,唯有海南暖。但也波及了海南,数九之时,这里也着实冷了几天,温度下降到10℃,加上大雾潮湿,人们多有抱怨。我这只候鸟在海南度过了最严寒的冬天,春天就要来了,我要回归北方。我的感受是:海南虽有这样那样的缺憾,依然不失为避寒过冬的好去处。

春在溪头荠菜花

张富国

养的文化源头。茶荠之交,把君子的美誉寄托在荠菜上,不容小觑!“钻重冰而挺茂,蒙严霜以发鲜”,晋代夏侯湛盛赞荠菜,那种破凌而出的气势,颇具君子之风;“齐精气于款冬,均贞固乎松竹”,君子顽强向上的品格也不过如此吧!汪曾祺先生吃荠菜,“酒席上的凉拌荠菜都用手抻成一座尖塔,临吃推倒”,传神的儒雅风范,活生生的君子再现!

“惨羹珍美胜羔豚”,爱国诗人陆游最爱食荠菜,还是一位烹调高手。“手烹墙阴荠,美若乳下豚”,羔豚即乳猪,荠菜上席,竟与鲜糯香嫩的烤乳猪相提并论;“小著盐醋和滋味,微加姜桂助精神”,凉拌荠菜的绝妙,只有亲力亲为才会体验到。他尝试烹制“东坡羹”,“荠菜芳甘妙绝伦,吸来恍若在峨眉”。当然,他不能与北宋苏轼(东坡羹的发明者)相比。苏轼用荠菜和米煮粥,专门写信推荐给害病卧床的朋友,“取荠一二升许,净择,入淘小米三合,冷水三升,生姜不去皮,捶两指大同人釜中,浇油一蝇壳,当于羹面上,不得触,触则生油气不可食,不得入盐醋,君如知此味,则陆海八珍,皆可鄙厌也”。《救荒本草》记载,灾荒年月,荠菜是代粮充饥之物,穷人视为至宝。诗圣杜甫,就靠“墙阴老春荠”度过漫漫艰难岁月;范仲淹少时家贫,“措大口中,嚼出宦商角微”;革命战争岁

月,红军战士“挖野菜,也当粮”,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路。流风余韵,绵绵延续!

“春在溪头荠菜花”,辛弃疾把荠菜升华到人生的意义上。朱光潜先生这样评析:辛弃疾是一位忠义之士。身处南宋偏安杭州,北方金兵掳去了宋徽、钦宗二帝,在节节进逼下,他仍力图收复大宋。他痛恨朝中昏聩无能、苟且偷安的当权者,于是写下此诗,暗吐悲愤:风雨能打落城中桃李,但对田野荠菜花又有何妨?荠菜再次诗化,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!“时绕麦田求野荠”,是苏轼的见解,这幅惟妙惟肖的醉春图里,又怎能抹去乍暖还寒的民生愿景呢?“不缘耕稼得,饱食殊少味”,这个深具农业情怀的文人,对耕种之事情有独钟。他在多处任所垦荒耕种,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!为了延续这种风尚,他以荠菜为主料制成“春盘”,作为礼品,互相馈赠,期望把这种人生价值传递下去。

“两京作斤卖,五溪无人采。夷夏虽有殊,气味都不改”。唐肃宗上元元年,高力士在配流黔中道时,“两京作斤卖”的荠菜,在五溪漫山遍野都是!他十分感慨:真味如一,为什么两地差异如此之大?难以理喻!看来,古人长吟的荠菜文化,现代人淡漠了,这难道不是一种遗憾吗?重拾荠菜,你在欣赏文化,其实,文化里也有你!



阅汉堂记

马在吼

张健莹

只是多看了一眼,我就认定我和它的缘分,这马头不是一个单独件,不是像以往见到过的纯粹粹粹的马头,马头下边平平整整的,可以单独放置,或是放置在马躯干上。这马头是个残件,原来是和马身子连为一体的,不知道为什么身首两处长。断裂处极不整齐,不得不用一根铜丝支撑着,不然它就只能永远躺倒了。看看,现在,马头立起来了,可以想见它曾是一匹怒吼的马。

正在看它看不够的时候,微信呼叫,原来是老朋友圈。人退休了,大家天南海北地星散,时不时地微信上看见,免不了神聊一通。今日还有个新朋友,是现在美国的老同事。我顾不上欢迎新朋友,心里放不下这马头,索性拍张照片放在微信上,说今天得一马头,特精神,大家看看,共赏即知音。很快收到反馈,最简单的说好看,真好看。接着一个卖萌的来了:哇塞,这马头太漂亮了,好有神采呀!美国的那位深沉:这头在叫的马,形态很生动,它见到什么了,叫成那样!立刻有人回应:它向天嘶叫,为人间的欢乐和公平。还有人说赶马的人乏了,任这马走,忽然发现走到悬崖上了,可不就要吼叫,生死攸关啊。还有一个想起《黄河大合唱》:风在吼马在叫,黄河在咆哮,想象这马在叫,是啥劲头,你们想的小家子气。有人反驳:啥呀,别胡扯,这马头是汉代的,你说那是抗日战争时期的。还有人写道,别管啥时期,马都要吼,吼出生动就好。

再讨论下去冲淡欢迎新朋友的氣氛了,我发微信说知音知音,大家都是知音,欢迎新知音!再看这马头,像是叫得更响了。

博古斋

“霾”古已有之

谭萍

饱受雾霾之苦的今人,不免感叹:“要是古代该多好!”古代没有现代工业,没有汽车尾气,环境污染没有现在严重,但不能说古代就没有雾霾。

“霾”字在甲骨文中其实就已经出现了,《诗经》中也有关于霾的记载,说明霾很早就有了,并非现在才出现。在东汉时期许慎所著的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《说文解字》中,对于霾字有非常贴切的解释:“霾,风雨土也。”从中可以看出,古代的“霾”主要指的是由于刮风、雨雾和尘土飞扬造成的空气混浊、大面积灰蒙蒙昏暗的现象。《晋书·天文志》中也曾对霾有过更为确切的解释:“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尘,十日五日已上,或一月,或一时,雨不沾衣而有土,名曰霾。”

亲情

爸爸,天堂的医生还要那么忙?

屈功泽

编者按:什么样的医生是患者和同事眼中的好医生?一个孩子眼中的医生父亲是怎样的形象?昨日是河南省职工医院原院长屈国欣逝世的“头七”祭日,我们刊发其子屈功泽悼念父亲的文章,以此表达失去这样一个好医生的痛惜之情。

爸爸,您在天堂还好吗?天堂里有没有您喜欢的医生这个职业?天堂的医生是不是也要每天忙到顾不上家人,顾不上吃饭?

爸爸,我想告诉您,您的手机微信铃声一直在响,大家都在找您,我也在找您。能告诉我天堂的号码是多少吗?儿子想给您打电话,我有太多话想对您说……

我不知道4月4日清明假期的另一别,竟是在您的永别。您走得那么匆忙,匆忙到妈妈直到现在还以为是在和您,奶奶怨恨您不孝,有那么多同行同事痛惜您的英年早逝,有那么多叔叔阿姨在怀念您,您对医疗事业的执着与热爱让您赢得了那么多人的尊重和敬佩!

曾经以为,您的生活就是您的手术,您的医院!术后病人病情的变化,午夜刺耳的急诊电话铃,不能按时就餐时的盒饭,这是做一个医生的辛苦,也让我在填报志愿时,没有遵从您“三代出名医”的劝导,没有遵循老爷爷、爷爷和您三代人从医的职业轨迹,填报了您不喜欢的文科。您对我是宽容的,没有怨我。

生活是那么匆忙,直到泪水冲刷出尘封的记忆:儿时上学的摩托车上,您宽阔温暖的后背;放学后的餐桌上,您拿手的卤鸡爪;早上您起得总是比我们早,您会风趣地用“小天鹅舞”叫我们起床,我们戏称它为“叫醒服务”……这些情景仿佛就在昨天。这都是您给我的丰富多彩的生活,它丰富到我身在福中不知福!

您曾经带我去医院的微创中心,看您用素描画就的那些手术解剖图谱,您曾经向我和妈妈津津有味地讲述您在病房楼建筑工地上来回奔波,磨破四双鞋的艰辛;这座病房大楼融入了很多您的构想,承载了您不能在爷爷病床前尽孝的伤痛。因此,您规划了医院未来医养事业的发展蓝图,您把您的才艺和您的事业完美融合,发挥到了极致。而我,并不是一个好听众。我真不愿意说出那有多少人重复过多少遍的话:直到您去了天堂,我才真正了解您,爸爸!

岁月很长,屈指算来能够和您相处的时间却很短。爸爸,直到今天,直到您离去,直到我看到天南地北、男女老幼,那么多您的领导、前辈、兄长、同事前来吊唁,听他们讲述着和您之间的故事以及种种过往,感受到您的慈爱、宽厚、责任、担当,我在痛哭中被一种情怀击中,那是爱!

那是您在生病之后,把每天雷打不动给奶奶打电话的任务交给了妈妈,您说您要让奶奶慢慢习惯没有您的日子。那是您在口腔手术后的96个小时内,一动不动的隐忍,手术恢复期的这段日子,您戏称是在和妈妈“度蜜月”,因为您们都有各自的工作,已经好久没有形影不离地在一起了。您对待生活和病痛的态度是那么乐观、开朗、豁达、隐忍,它立在我面前,我才真正懂得父爱如山的名义。

爸爸,我想知道天堂的号码,因为我还有好多话要对您说!



盛开的杏花(油画) 刘自丹

黄山乐章

王则强

人的身体中有一盏精致的琴。血肉是它的构架,心灵是它的琴弦。世间美好的事物就像一双灵动的手,滑过琴弦,流淌出美妙的乐章。

我久闻黄山之名,怀抱着心中的琴,踏上前往黄山的朝圣之路。

黄山像是一位巨人。山石是他充满力量的肌肉,那盘桓在山间的苍松,是他虬起的青筋。黄山土质贫瘠,黄山松之所以能傲然挺立,据说是因为它能分泌一种酸性物质,把岩石变成土壤供自己生存。生于破岩,长于山间,我又一次被它深深地震撼,黄山猛烈地拨动着我的心弦,使原本轻快的旋律变得雄浑宽阔。犹如黄钟齐响,瓦釜雷鸣。肌肉般的山石,铸就了铿锵有力的音符,青筋般的山松,构成了一连串激昂的声音,他们在我的心头用琴弦掀起滔天巨浪,让我久久不能平静。

如果说黄山的苍峰黛岩组成了庄严伟岸的交响曲,那么黄山的日出谱成的就是一

曲昂扬慷慨的进行曲。

第二天清晨,我冒着凛冽的山风登上光明顶观日出。一路上雾气氤氲,湿漉漉的石板路旁,花草挂着露珠。我立在光明顶上,极目所视,浓雾翻卷在天际。渐渐地,我站成了一块山石,在滚滚云海之上,独立在寒风之中,仿佛有亘古之久。我见证历史的长河在脚下流过,目睹万物方死方生,期待着朝阳的恩泽……突然,天际出现了一条紫线划破大雾,我的心弦已于不觉间开始奏响了。紫线慢慢地变宽、变亮,又变成了橙色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太阳突然从云之巅峰跳了出来,未几,整个太阳都凌驾于浓云之上,放出万丈光芒,穿透了翻腾的晓雾,为厚厚的云絮染上了一溜金边,照得脚下带露的山石散发出柔和的光晕,我心中的进行曲也奏到了高潮。我突然发现自己就好像这太阳,冲破了无数羁绊,进入了一片崭新的天地。我仍要像这太阳一样,奋力上升,穿云而上。

门口的花朵

潘新日

如此挥洒的颜色 彻底地红透山野 安静的姿态 注定要在这个季节 把村庄点燃

曾经崇拜过春天 崇拜过身边所有生灵 它在阳光里站直躯体 任鸟声抚摸绿叶 变成雨 变成流淌的山泉 丢下蝴蝶的香粉

从此 开放的花朵和蓓蕾 抬起脚步 在夏天褪去颜色

连载



余罪:我的刑侦笔记

“嗯,那好,这一个,这个太实诚了,就老老实实了一个月破烂,我都佩服得不得了。”司机撇过一张,说是佩服,不过却有忽视的意思了。

许平秋看是董重军,他笑了,这确实是一个很能坚持的人。“这一个也不行,跟一帮小孩混一块,心性硬不到哪里去。”司机又忽视一张,是骆家龙,能对上号,这是在网吧见过的,给他的印象很好,但不适合他的选择。许平秋不吭声,不过微笑着,只有这些混迹坊间的老外勤才有他们独特的挑人眼光。

“这一个嘛,往女人堆里钻是把好手,有些特殊的场合可能会用上。”司机评价了句谨慎,略过了。

许平秋又笑了,他也没想到这按人里居然有能在夜总会混得风生水起的,据说还当上了领班,其在滨海这个一线城市的收入,十个警察也赶不上。

“这一个,也有点小孩的感觉,净在公园玩卡丁车,我看他玩得都快忘记回来了。不过车技确实过人,我看过他玩过,有半个职业联

赛的水平。”司机又摇摇头,撇出另一张。孙羿,后方监控这个男类足玩了四十天,到现在还在玩着呢。

“剩下的几个,可都是奇葩了啊。”司机笑着,捻着一摞。他无法想象老队长在哪儿挖到了这么多奇葩,坑蒙拐骗几乎全有了,贴小广告的,街头当老干的,还有从派出所脱逃的,再加上那个在幕后出馊主意塞排气管的,那事愣是让他琢磨了好几天才想通其中的诀窍。

“这两人我觉得是一类人,你觉得他们如何?”许平秋把熊剑的飞和张猛的资料点出来,司机想了想,点了点头,这两人长项在拳头上,自保有余,不过他又摇了摇头说道:“有点太横了,过犹不及,脑瓜不会转弯,在道上混迟早被人砍死。”

“那这个呢?他和另外两人性格上某种相通之处。”许平秋问,严德标当头,豆晓波和李二冬于其后,这三个人心眼活泛,贼得很。“老队长,我混这么多年有点心得。出来混,能走顺的不是最聪明的人。”

“那是什么人?” “是善于隐藏和习惯低调的人。”

“所以呢?” “所以他们仨,也不行,太张扬了,而且长相一看就是个贼坯。”

司机严肃道,这一项筛选甚至比考公务员更严格,十个人,已经有九个不入眼了,许平秋欠了欠身子,装作不经意地扬扬头问:“那最后一个呢?”

“也不行。”司机回答得更快。

“理由呢?”许平秋问,他的心跳了跳,最后一个余罪,也是他最后的希望了。

“太行了,所以就不行……胆子太大,将来怕您不好控制。”

“胆子大?”

“难道不大吗?我混了多少年才成这样子,他呢?还没混都已经和我一样了,我只追到他一次,打了一个贼,以后就再追不到了,您不说他还抢了一伙砸车窗盗窃的,那事就让我去单干也得掂量掂量,他倒好,直接就下手了。还有,您知道这些天他们为

什么消停了吗?”

“为什么?”许平秋诧异问道。之后的若干天,杜立才一组已经追踪不到有价值的消息了,只知道这伙人合而又分,各自玩去了。许平秋想过肯定发生了什么变故,他看司机讪笑的脸色突然道:“难道他们赚了一票大的?”

司机扑哧一笑,点点头,这

下可把许平秋给气着了,暗骂杜立才草包,随即又开始担心这几个奇葩干的事。司机此时也按捺不住了,笑着把在聂胖子处问到的前因后果一讲,然后评判着:“老队长,我就觉得这样的奇葩不应该是省警校培养出来的吧,这么损的办法都想得出来?再把他扔到人渣堆里练练,那还了得!”

许平秋被司机的惶然逗乐了,他拿走了司机捕捉到的记录,示意着开车直接到煤炭大厦去。

以司机对老队长的了解,他知道老队长心里的人选已经定了,他小声问着:“老队长,您准备让谁去?”

“你第一天当外勤呀,不知道不该问的不能问?”许平秋顶回去了,司机闭嘴了。他突然发现司机的脸上有一种不忍的表情,那个细节触动了他,许平秋不自觉地撂了句:“怎么,你有想法?”

“要不去吧。我和这些人打交道多,白话也讲得利索。”司机直接道。

许平秋却是摇摇头道:“你说别人过犹不及,其实你也是过犹不及,身上的江湖味道太重了,这样的人别说罪犯,就自己入也会防着你,而且经验丰富表面看是你的优点,可恰恰也是你的软肋,对你这样的人,进那个门槛也很难。最关键的是……看你的手,食指已经和中指、无名指不在一条平行位置了,像你这样的,得编多少合理性相当高的故事才会让人相信?”

司机激灵了下手,手指颤了颤,那是长年玩枪落下的毛病,即便有落拓和颓废的气质,也无法隐藏这些经历刻在人身上的烙印。

他叹了口气,没有再说话。他知道,那是老队长有意成全自己,让他回家。许平秋也叹了口气,轻声说道:“其实你知道这里面有好几个人都合适,只是你不愿看到又有人走上你的后路,对吗?你该回家了,省厅准备把你们几个年龄偏大的外勤召回去,你们也不能老这样活在暗处呀。”

这也是当年被许平秋推下水的一位,因为违纪被开除警籍,

违纪是真的,可开除是假的,之后就一直从事着见不得光的任务。司机瞥了眼就了他,也毁了他的老队长,眼余光格外复杂。

他的回答是沉默,不知道是一种默认,还是否认。车驶到了煤炭大厦,还有一公里的距离许平秋就下车了,司机招呼未打,像往常一样,很快消失在他的视线中。

重回这里的许平秋已经是成竹在胸,十四个人留了十个人,而且把跟踪的行动组搞得焦头烂额。

这群学员的生存能力很让他吃惊,明天就是归队的限期了,他有点迫不及待想看到这些人成了什么样子。

“许处长,用什么样的口吻通知他们?”林宇婧问。

这个时候,任何说教、任何言辞都是贫乏的。许平秋知道要是时间再长点,恐怕这其中真会有人去无回的人,毕竟都是警校的学员,又是三观有问题的学员,真要对世间的灯红酒绿、男欢女爱不闻不问,那也是不可能的。